

以色列基布兹集体主义教育的历史、改革与现状*

陈艳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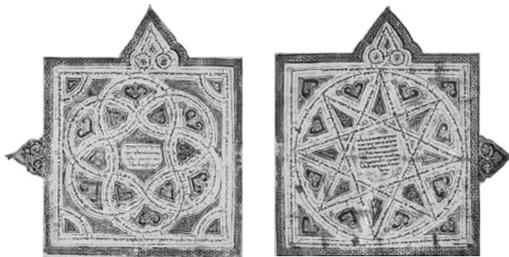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摘要】20世纪末以来,以色列基布兹中传统的集体主义教育最终发展成了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认同教育。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是对以基布兹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认同教育,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教学方法的集合。这种价值认同教育是对基布兹的共产主义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基布兹价值认同教育的展开立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这是贯穿于受教育者生命整体的教育过程,微观上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多种教育手段的集合。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成果显著,它帮助基布兹度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大危机,增强了基布兹的生命力、吸引力与凝聚力。

【关键词】基布兹;集体主义;价值认同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特有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区,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在建立初期,基布兹社区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需分配制度,社区成员在平等与自愿原则下共同参与义务性劳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布兹遭遇发展危机,债台高筑且劳动力大量流失,从而促使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初见成效,基布兹步入了稳步发展时期,显著表现就是大量年轻人开始选择到基布兹定居。仅2008年至2009年间,就有2500名新成员加入了基布兹,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20年间基布兹人口增长的颓废势头。根据调查,基布兹吸引年轻人加入的原因主要有四个:集体——共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色列宗教与政治、社会研究”(22JJD730004)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21YJC710014)阶段性成果。

** 陈艳艳,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



的生活方式,乡间的自然生活环境,值得称赞的教育系统,基布兹根据个人才能与兴趣来安排工作的做法。^①

近年来,基布兹独特与优质的教育是吸引年轻人定居于此的重要原因,来自教育方面的收入成了许多基布兹的主要收入来源。可以说,基布兹教育奠定了其在以色列社会中的重要性。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也为以色列的教育指明了方向。^② 作为整体的基布兹教育是世界上被研究最为广泛的教育系统^③,既有从理论与逻辑构架进行的研究,也有从经验分析角度开展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基布兹教育系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基布兹教育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异质性”,二是反思现行的教育理念以及一种可供选择的基布兹生活模式。在基布兹 110 年的发展过程中,基布兹的教育理念与体系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发展过程,其中也有危机和改革。总的来说,基布兹教育体系可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10 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是基布兹共产主义教育的探索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是集体主义教育体系的形成、推广与危机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是以价值认同教育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一、基布兹集体主义教育的确立与实践

自 1913 年第一个基布兹儿童于基布兹德加尼亚(Degania)出生后,基布兹新生代的抚养与教育问题就成了基布兹成员必须关注的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新生代继承父辈的志向,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从而将基布兹继续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基布兹教育体系的建立不仅关系到新生代的抚养与教育,更加关系到基布兹的稳定与发展。^④ 传统的犹太教育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对基布兹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基布兹人需要的是适合基布兹现实处境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主义教育。彼时,并没有一种现成的共产主义教育体系可供基布兹借鉴,于是基布兹开始了对适应发展需求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式的探索。

^① 参见 <http://www.kia.co.il/infoeng/kibbutz.htm>。

^② 参见 M. Fölling-Albers, “Kibbutz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and Future Relevance,” in *The Communal Idea in the 21st Century*, eds. Eliezer Ben-Rafael, Yaacov Oved, and Menachem Topel (Boston: Brill, 2013), 299。

^③ 参见 M. Fölling-Albers, “Kibbutz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and Future Relevance,” 296。

^④ 参见 Henry Near, “Experiment and Surviv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bbutz,”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 (January 1985): 19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一个成熟的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基布兹教育实践体系基本形成。这种体系被称为集体主义教育体系或共产主义教育体系。^① 基布兹教育体系的形成过程是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道路。正是基于这一特征,基布兹教育又被称为人类教育科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教育实验。这一教育实验的目的在于培育“新人”,即基布兹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基布兹教育家塞格尔(Mordechai Segal)曾说道:“我们教育的目的与基布兹建设的目的一致,首先教养基布兹式的人,他必须要继续基布兹生活。”^② 整个基布兹教育系统都围绕这个目的而设立。“基布兹类型的人”需要天然地接受平等社会的价值观,并将它们传递给下一代,让基布兹以现存的模式继续发展下去。为了让基布兹价值观代代相传,教育被赋予重任。基布兹认为教育儿童发展的责任应该由集体而非父母承担,甚至为此一度实行儿童集体抚育制度。一言以蔽之,基布兹的教育体系不仅是一种帮助新青年提高身体素质和加快社会化的体系,它本身也是一种促进社会稳定的体系。^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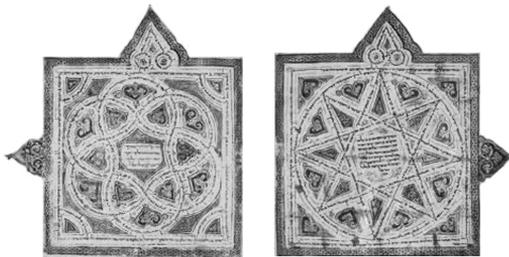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与一般性的学校教育相比,基布兹孩童教育的总体时间更长,共计 18 年,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包括 1 年左右的“育婴室”教育(babies' house)、2—3 年的“育幼期”教育(Nursery School)、2—3 年的“学前教育”和 12 年的“正式的学校教育”(6 年小学和 6 年中学)。^④ 基布兹中刚出生的孩子被视为集体财产,被要求送到“育婴室”集体抚养。早期的基布兹都设有“母亲屋”(house Mothers)这一特殊机构来负责婴儿期孩子的养育工作。婴儿期之后至学前教育之前的孩子会被安排在专门的育幼学校,由专业人员看护与教育,不与其父母一起生活。进入小学教育之后,孩子的主要生活、学习与活动场所是“儿童之家”(children's home),他们的父母只能每天下午陪伴 1—2 小时。“儿童之家”负责孩子的主要教育与社会技能的训练,包括卫生礼仪、餐桌礼仪、社交规则和作息习惯等。这种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把集体主义价值观教授给基布兹新生代。到了中学阶段,

① 参见 M. Fölling-Albers, “Socio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Kibbutz and Its Impact on Kibbutz Education,” in *Integrated Cooperatives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xample of the Kibbutz*, eds. K. Bartölke, T. Bergmann and L. Liegle (1980), 87.

② M. Segal, “Theory and Aims of Kibbutz Education,” in *Children in Collectives: Child Rearing Aims and Practices in the Kibbutz*, ed. P. B. Neubauer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1965), 3-5.

③ 参见 Henry Near, “Experiment and Surviv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Kibbutz,”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 (January 1985), 196.

④ 参见李勇 Li Yong, 〈以色列基布兹共产主义教育研究〉[Study of Communist Education on Kibbutzim in Israel],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 年第 6 期[2023, Issue 6], 644—647。



孩子会组建自己的“青年社会”。“青年社会”(youth society)是专门为大一点的孩子与青年人建立的,这种组织与理想化的基布兹模式一致,目的是让青年人形成相对独立的社区,基本上是成人社区的青年版。“青年社会”里的年轻领袖负责休闲、运动、节日、旅游等内部事务管理。这些青年领袖同时也肩负意识形态教育的责任,他们通常会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一些日常问题,如青年社区内的矛盾与冲突、学习的原则与动力、社区之外的社会与自由、城市儿童与文化贫乏等。有些基布兹会建立寄宿学校,由专业老师负责传授社会主义价值观、锡安主义价值理念、人道主义责任以及个人价值确立等方面的知识。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小学阶段的“儿童之家”通常有50—60个孩子,而地区性的高中或寄宿学校的“青年社会”一般有150—200个学生。

这一时期的集体主义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形态教育与劳动实践教育,但教育形式多样化,各种实践方式与手段都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主要学科有数学、化学、体育、历史和地理等。集体主义与平等主义理念贯穿于整个教育实践之中。“儿童之家”有专职教师教育孩子如何在集体中和谐生活。小学与中学阶段的孩子课程安排的重点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在基布兹中生产与生活而展开,例如,地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基布兹所处地区的地理状况,包括这些地区主要的动植物的生长与活动规律;历史课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布兹历史。“青年社会”则是一个理想的基布兹试验田,学生在其中根据所学知识,实践集体主义原则。在学习之外,基布兹所有的孩子都要参与劳动。劳动教育贯穿于整个基布兹的教育过程。幼儿园会教育孩子学习家务劳动,基布兹还会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设立相应的学习农场。10—13岁的孩子每天需劳动3小时,13—16岁的孩子每天需劳动5小时。^①在基布兹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劳动本身。对基布兹成员而言,劳动是一种生命需求,也是基布兹平等、共有理念的载体。劳动不仅是社会的必需品,也是一种道德境界提升的活动。劳动在基布兹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以色列建国前,基布兹甚至被有些人视为“劳动的宗教”^②。

二、基布兹集体主义教育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新移民的加入以及基布兹对外交流的增加,基布

^① 参见 Henry 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1。

^② Henry Near, “I-Thou-We: Buber’s Theory of Community and the Kibbutz,”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7 (1986): 25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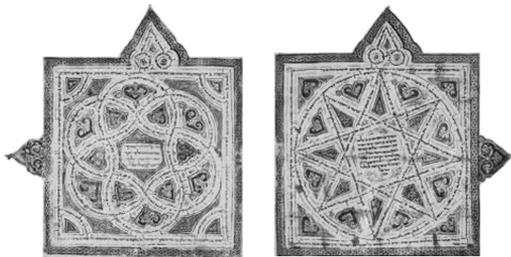
兹成员逐渐开始不满一直以来的集体主义教育。这种不满从某项具体的教育措施或制度发展到对整个集体主义教育体系的批评。针对这些不满与批评,基布兹对教育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一改革是从实践到理论的摸索过程,并最终在 20 世纪末形成了新的价值认同教育体系。根据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与批评,集体主义教育体系的弊端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儿童集中抚育制度,尤其是“集中就寝制度”,即孩子出生后由基布兹设立的专门抚养机构来抚养,年龄相仿的孩子共用一间宿舍,而不与自己的父母同住。在这种安排下,基布兹教育呈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就是“多重养育”(multiple mothering)。在基布兹改革之前,基布兹的孩子都生活在育婴室或“儿童之家”,不与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直到成年后才返回父母身边。这一制度是由集体主义观念极强的第二波移民(约 1904—1914 年)创立的。基布兹最先采用这种制度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在经济条件改善之后也没有废除这一制度;甚至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将这种制度正式确立了下来。在开头的十年,基布兹的集体主义教育执行得非常机械。孩子被视为基布兹的集体财产,出生后就接到育婴室由经过训练的育婴员集中抚养。家长只允许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去看望孩子,而不能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过夜或者有更多时间互动。很多父母认为这种制度是对亲情的剥夺,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的“亲人不相亲”。年轻母亲们尤其反对这一制度,认为“这阻碍了她们的母性”^①。后来,从事儿童抚育的教育工作者发现基布兹的一些学前儿童和幼童会更容易表现出咬手指、尿床、脾气暴躁、侵略性强等问题,并将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归于过度集体主义教育下的多重养育。许多家长开始批评这种彻底的集体主义教育在实施上的草率及其表现出来的弊端,并最终促使基布兹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

“儿童之家”是基布兹孩子生活与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学前儿童有专门的老师,而学龄儿童除了专门老师外,还有团队领导者。“儿童之家”对集体主义教育来说有重要意义,其背后支撑的理论系统是教育与社会权威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社会权威系统及其价值体系是教育活动的主要执行者与教育内容,教育本身也拒绝来自其权威之外的其他影响。这种系统最大限度地杜绝了外界对基布兹儿童的不良影响,给“自由”留下的空间很小。^②这一组织化的结构对基布兹教育的目标来说是有效的,但同时也让基布兹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因此,对

^① Melford E. Spiro,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Kibbutz and Its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 (September, 2004): 561-562.

^② 参见 M. Fölling-Albers, “Kibbutz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and Future Relevance,” 298.



儿童的集体照顾方式只能是过渡性和暂时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体照顾方式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基布兹的成长而不是基布兹的永恒。^① 在改革之后的基布兹中,父母不仅可以哄自己的孩子入睡,也可以在任意时间去看望孩子。基布兹还设立了“欢愉时光”(love hour),让父母与孩子每天中午都可以交流互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开始让孩子在父母家里而不是育婴室里睡觉,这种做法在70年代至80年代蔓延到了所有的基布兹。到1991年,这种对基布兹孩童全天候的“集体抚育制度”基本上被废止了。现今的“儿童之家”是婴幼儿与学前儿童日间照料中心,甚至有些基布兹的“儿童之家”被改为托儿所,并接纳基布兹以外的孩子入园。对儿童照料体系的改革也相应地改变了妇女以及家庭在基布兹的地位。基布兹妇女开始回归传统身份,个人家庭对新生儿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家庭教育的影响先于学校教育的影响,父母在日常中的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也先于学校教育。现今的基布兹鼓励发展这种日常的非正式教育,一方面鼓励与支持孩子的个人发展,另一方面要满足改革中基布兹共有教育(communal education)的要求。近几年,家庭在基布兹中的地位愈发明确,基布兹社会也迎来了一些变革。

第二,基布兹学校的课程安排与孩子的未来发展方向。基布兹学校系统分为两个阶段,即1—6年级的小学与7—12年级的中学。只要有足够的学龄儿童,通常每个基布兹都会开办自己的学校。如果学龄儿童不够,则会由几个相邻的基布兹联合办学。此外,基布兹还为在情感或精神有问题的孩子开设特殊教育学校。基布兹培育自己的教师以保障知识教学与意识形态的教育任务,教学既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基布兹“生活教育”的一部分。基布兹学校的课程是经过特别甄选的,目的是尽可能让学生建立生活与学习间的链接,例如其历史课程较多地讲述基布兹的历史及其理念,而地理生物课程也着重于基布兹所在地区的地理风貌以及地区性的动植物知识。学校不会根据学生的个人能力来划分等级,但所有学生都必须在12年级时学会如何写论文。基布兹学校也要求有意参加以色列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在学校中备考一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基布兹学校的家长们希望孩子在12年级后能直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而非继续呆在基布兹备考一年。这意味着必须让孩子在上大学之前获得更好的学习条件与教育。这就要求基布兹学校必须放弃一些传统课程,并开设更多的国家标准课程。但是,由于不少基布兹学校无力开设新课程或购买新的教学设备,所以几乎所有的基布兹都采取了联合办小学和中学的方

^① 参见 Stanley Diamond, “Kibbutz and Shtetl: The History of an Idea,” *Social Problems* 5 (Autumn 1957): 91-9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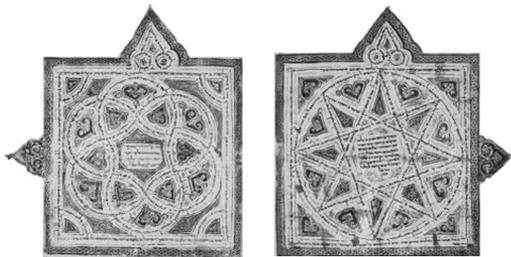
案。改革后的基布兹学校的师资力量也不再局限于基布兹内部,转而开始聘请专业的外来教师,逐渐向综合化与专业化的教育发展。有些基布兹学校不再仅对基布兹内部的孩子开放,也接纳周围乡镇和城市的孩子在缴纳一定费用后来入学。

第三,过多的劳动教育与传统的强意识形态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基布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教条性、实践劳动教育以及这种教育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等都遭到了批评。^①劳动教育曾经是最具代表性的基布兹教育。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的先驱们强调“劳动是基布兹的最高价值”,“也是基布兹的象征与基石,是高质量生活的核心要素”。基布兹的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参加劳动,劳动既是基布兹的意识形态要求,也是伦理道德要求。基布兹孩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劳动教育了。许多基布兹设立专门的“儿童农场”,让小学生参与劳动。从高中开始,基布兹孩子会被安排在基布兹的不同部门参加劳动,劳动时长从最开始的一个星期几个小时,到后来的每周一天。基布兹希冀通过这些方式,教育孩子体验作为劳动集体的基布兹生活,让他们将劳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基布兹的这种重视体力劳动的教育遭到了不少批评,甚至让儿童在“儿童农场”劳动的做法被批评为是使用童工。此外,基布兹教育体系的整体意识形态也受到了批评。家长们更希望孩子能主动且有选择地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而非被动且没有选择权。同样地,家长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自由地选择是否接受基布兹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促使基布兹不得不开始对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并逐渐用价值认同教育取代传统的强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三、基布兹价值认同教育的确立

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基布兹教育改革,正式形成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它是对以基布兹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价值体的认同教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教育方法和理念的集合。这种认同教育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它是个体和社会对基布兹价值体的一个从认识、承认到逐渐认同的过程,是文化价值体与个体或群体实践生活的结合,并且这种文化价值体现到个体或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注重价值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即价值体寻求受教者的认同,同时

^① 参见 Y. Liebermann, “From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o Professionalis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Education in the Kibbutz*, eds. W. Fölling and M. Fölling-Albers (Frankfurt/Main Berlin etc.: Peter Lang, 1999), 96-105.



受教者也主动认同价值体。受教者的主动认同开始于业已接受基布兹价值的父母的言传身教,这种非正式教育可以引导受教者产生对基布兹价值认同的主观需求。基布兹价值体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寻求受教者的认同。在宏观层面上,将价值认同教育贯穿于整个生命体的教育,既有时间上的整体,又有空间上的整体。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基本生活条件或者生产生活形式上的认同教育。微观层面的教育是日常生活的教育,是具体的时空点的教育,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

在宏观层面上,基布兹推行成员的终生学习与教育。除了传统的长达 18 年的免费教育外,基布兹鼓励成员及其下一代到以色列的高校或者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并对其提供相应的资助。此外,基布兹也鼓励和资助其成员接受必要的继续教育与技术培训。另外,基布兹注重发展师范教育,设立基布兹师范学院为基布兹学校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基础教育老师。对教师的培养与培训不是某一阶段的事情,而是贯穿于基布兹运动始终的任务。早期的基布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般教师很难胜任长期在基布兹的教学工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色列国家教育部所辖的文化委员会(The Cultural Committee of the Histadrut)曾为基布兹安排过教师,但是这些教师通常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加之,大部分基布兹并不信任基布兹之外的教师能承担集体主义理念传递的重任。以培养基布兹接班人为主要目标的集体主义教育决定了基布兹必须培养符合需求的专业教师。在价值认同教育阶段,基布兹学校的教师不仅要传递基布兹的传统价值,还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储备与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因此,培育高质量的基布兹教师队伍是一项贯穿基布兹运动始终的重要任务。

在微观层面上,基布兹会根据受教者的具体年龄和社会条件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教育。首先,加强年轻成员的军事教育。以色列实行全民兵役制,接受完中学教育的基布兹青年也需要去部队服役,而且他们的服役期通常比其他青年多 6—18 个月。服完兵役的基布兹青年需要返回基布兹,以“成人”的身份继续生活一年或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以便正式成为基布兹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其次,基布兹会根据成员的发展需求开展各种特色教育,如旅游教育、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基布兹鼓励青年在服完兵役后,到城市工作赚旅费或以基布兹垫付的方式展开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出国游学,并将这种行万里路的学习方式称为“旅游教育”,主要目的是锻炼年轻成员自力更生的能力,开拓其思想与视野。不仅如此,基布兹成员也可以在参加工作后,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职业发展短板申请相关技能培训。基布兹也给失业者安排再就业培训,并根据失业者所受的培训专长,给其安排合适的工作。最后,基布兹会定期组织基布兹儿童、青少年与外界进行交流活动,在交流中拓宽他们的视野,也在交流中扩大基布兹价值体系的对外影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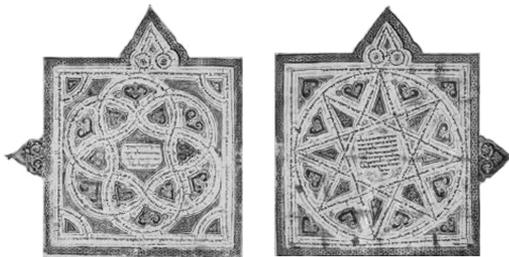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响。处于城市周边的基布兹会制度性地为城市儿童提供到基布兹劳动实践的机会,既可以培育城市儿童热爱劳动、亲近自然的习性,也可以让他们在实践中理解基布兹的生活与建设理念。有些基布兹每年都会举办国际夏令营,面向世界各国欲了解或向往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青年人,通过夏令营的方式传播基布兹的理念与价值观。大部分基布兹也欢迎非基布兹成员在自愿原则下,以志愿者的身份申请去基布兹中体验生活3—5个月。志愿者在基布兹生活期间,每个工作日需在基布兹中劳动4—6小时,具体劳动内容由基布兹负责安排。相应地,基布兹会为这些志愿者提供学习以色列文化或语言的机会,并且提供基本薪酬以及食物住所等物质生活所需。这些举措旨在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手段,以潜移默化与主体自主认同的方式传播基布兹的理念与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基布兹价值认同教育是对集体主义教育的延续和发展,而非否定。这两种教育体系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发展和巩固以基布兹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基布兹学校对社会道德义务与责任的强调使得基布兹教育的原有理念依然随处可见。跨课程与塑造性教育在基布兹学校依然被实践。^①价值认同教育去掉的只是以往集体主义教育对理论与意识的形而上的说教,用更加注重受教育的个人选择与自然发展的做法,取代以往相对单一化与高强度的教学方法。可以说,现今的基布兹价值认同教育不仅保留且强化了集体主义教育中优良的成果。在保留了集体主义教育中的优良传统之外,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体现出了更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首先,基布兹学前教育模式受到了以色列社会的普遍肯定。改革之后,基布兹的日托所和学前学校里的建筑、设备以及“儿童之家”的环境等都是完全以孩子的发展为基调而建的。从业教师也都在基布兹教师培训学院接受过专业培训。这种教养模式下的孩子实际上有两个“情感中心”,一个由家庭和母亲建立,另一个由“儿童之家”与群体建立。^②家庭主要负责孩子的情感需求,而“儿童之家”发展孩子的主要教育与社会技能的训练。现今的基布兹学前教育被认为是以色列学前教育的典范。基布兹的日托所与学前学校因其良好的师资力量与教学环境,对城镇家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且学费通常会高出以色列同类学校的平均收费标准。教育收入已经成了许多基布兹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次,基布兹的

^① 参见 M. Fölling-Albers, “Kibbutz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and Future Relevance,” 301。

^② 参见 G. Lewin, “Problems of Early Childhood. Infancy in Collective Education,” in P. B. Neubauer, *Children in Collectives. Child Rearing Aims and Practices in the Kibbutz*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1965), 69-73。



劳动教育与技能培训体现出了积极的意义。劳动的道德价值在基布兹教育中未被忽视过,即使是在基布兹教育饱受质疑的 20 世纪 90 年代亦然。时至今日,很多基布兹学校仍坚持让学生每周花一天来从事体力劳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同时也塑造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在基布兹长大或者曾在基布兹求学的年轻人在以色列的就业市场中很受欢迎,因为基布兹的生活与教育经历被视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专业素养的保障。最后,基布兹倡导的青少年独立文化适应时代所需。基布兹中的“儿童之家”与“青年社会”传统,加之劳动在教育中所占的独特地位,促使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很早就形成了独立的传统文化。在溺爱文化、虚拟网络与人工智能泛滥的当代,这种教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健康的青少年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基布兹最初建立的教育体系与现今基布兹中运行的教育模式是有显著区别的。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强集体主义教育实践与基布兹教育的当下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基布兹本身是一种有选择的民主生活结构,而不是基于某种教条或宗教信仰的强制性模式。这决定了基布兹教育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基布兹教育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适宜的环境,激发孩童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优秀道德品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基布兹教育体系在保持其核心目标的前提下,依据现实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进行改革,果断摒弃了集体主义教育的强制性说教手段,而将核心价值观念教育融于潜移默化的价值认同教育之中。总的来说,基布兹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它不仅减少了基布兹的人才流失,缓解了基布兹的发展危机,也增加了基布兹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四、小结

以色列的基布兹教育经过 100 多年的摸索,从最初共产主义教育的尝试,到 20 世纪 40 年代集体主义教育的改革,再到 20 世纪末价值认同教育的确立,其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育基布兹集体主义理念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他们既需要对基布兹价值体系的认可,也需要有建设基布兹的能力,以崇高的品德与积极的精神风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上文对基布兹教育体系的实践与改革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身教重于言传,适时转换传统的教师角色,培养一批身体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这些教师除了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在价值观、德行、吃苦耐劳与奉献精神上有更高的追求。以色列基布兹学校的教师一般都是出自基布兹或者在基布兹所创办的师范院校受过专业训练。基布兹教育引发了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对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或教育者角色的重新思考。基布兹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和教授立世之本领。这些老师不仅传授专业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基布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并且亲身参与作为基布兹教育重要环节中的“劳动”教育。从事基布兹学校教育的教师大都是发自内心地认同基布兹的核心价值理念,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布兹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对某一价值体系的主动认同与实际实践在日常教学中极富感染力。

第二,拓展教育与学习的空间,建设多元的教育环境,开展灵活多样的教育。基布兹先驱们从一开始就坚信基布兹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与环境共处,而不是竞争。与外界环境相协调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培养出适应基布兹生活与价值的新人。时至今日,大多数多基布兹成员也赞同这种说法。^①基布兹教育强调环境对基布兹成员和孩子的影响,教育的改革也依据对环境的准确分析与研究,因此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有意识地造就某种特定的环境。从本质上讲,基布兹教育建立了一种基于集体责任的儿童抚养模式。作为整体的基布兹必须尽可能地创造适宜的环境来开展教育。这种环境要能很好地激发孩子的智力与创造力,又能塑造孩子的德性。基布兹教育除了正式的课堂教育之外,还因时因地地开展多样性教育,如军队教育、旅行教育、继续教育、技术培训等。这些教育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共同目标是传递基布兹的价值观念,将基布兹的价值认同教育从课堂延伸到了基布兹人的一生。

第三,保持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性和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对教育内容与方法进行适宜的改革是价值教育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100多年的基布兹教育历史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历史,从共产主义教育到集体主义教育,再到价值认同教育,是不断根据现实需求改革发展的。直面基布兹发展所遇到的价值观冲击与思想影响,在科学分析与研究基础之上,主动进行改革是基布兹教育的重要品质。这种改革是紧密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当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因为落后于时代发展而陷入囹圄之时,基布兹依据成员的意见与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调整教育策略,在保持核心价值观地位不变的前提下,以开放包容之姿态对新思想与新价值进行了兼容并蓄的吸收,拓展了价值教育空间与教学方式。这是基布兹价值教育能一直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举措。

① 参见 Henry Near, *Where Community Happens* (Bern: Peter Lang AG, 2011), 213。